创作扎根人民 光影映照时代

第三十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综述

徐嘉伟　孟子楠　康嘉木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60多年后，百花再度回归中国电影最初绽放的地方。

两年一度的百花奖，不仅是一台万众瞩目的颁奖典礼，更是一场集评奖、表彰、影展、论坛、展览和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于一体的光影盛宴。各界嘉宾会聚北京，共话中国电影扎根人民的初心本源、守正创新的发展路径，探寻中国电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开幕式上，影迷朋友向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祝希娟（右二）致敬。

本文配图均由**主办方**提供

根植大众沃土

从1962年通过邮寄信件投来的117939张选票，到如今千万观众的线上投票，一代代观众见证、陪伴着中国电影成长。

本届百花奖开幕式上，一位长期收藏《大众电影》杂志的影迷带着800余期珍藏来到现场，并以绘画作品向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祝希娟致敬。一本杂志、一张选票、一幅肖像，连接起观众与电影之间跨越时代的情感。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才能创作出有血有肉的形象。”祝希娟分享了电影《红色娘子军》的拍摄故事：为了体验生活，她们到海南跟随当年红色娘子军的连长出操、学习。“一个多月过去，虽然脸晒黑了，但是我们的心更红了。”

北京电影论坛上，影人代表、学界与业界嘉宾共同探讨了电影如何扎根人民以及如何建构中国电影文化。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会长丁亚平以“看见自己、感受他人、成为我们”3个关键词解构国产电影的大众价值。他表示，优秀国产电影总能让观众在银幕故事里看见自身生活、共情他人处境，而百花奖为大众观影交流搭建了公共平台，让人民的观影选择参与着电影价值和电影记忆的形成。

大鹏凭借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导演奖，他以荔枝保鲜的秘诀作喻：荔枝不能离枝，中国电影也不能离开观众这根“枝”。从拍摄网络短视频起步到站上百花奖领奖台，一路走来，大鹏称自己是“从观众里长出来的电影创作者”。

“创作者从银幕这边把真心递过去，观众从那边把他们的共鸣递回来，这一来一回，一部电影才算真正完成，几十年、几代人，就构成了我们自己的电影文化。”在大鹏看来，观众的评价是另一种深情，只要电影创作者还连着观众这根“枝”，记得自己首先是观众，中国电影的“荔枝”就会去到更远的地方。

颁奖典礼上，其他获奖者的感言同样反复提及“观众”二字。许渌洋、张珂、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张珂说，比起票房数字，他更关注观影人次，他向为影片贡献8500万观影人次的观众表达感谢，因为每位走进影院的购票者都是“众”的组成部分。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的王骁说：“观众永远是电影的最后一环，是你们让一部电影有了更深的意义、更高的价值。”



大鹏获最佳导演奖。

在以“大众”为名的百花奖舞台上，这些话道出了观众与电影的关系：观众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电影价值的共同建构者。

本届百花奖期间，北京市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展融合配套活动，让电影文化与市民日常消费场景互联互通，构建全城沉浸式光影体验氛围。

在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露天展映现场，家住附近的傅女士和老伴散步路过，熟悉的场景唤起她观看露天电影的往日记忆，让她感到“特别亲切”；首次体验露天电影的观众高先生认为，夏夜晚风中与大家共同观影“非常惬意”——唤醒旧记忆、带来新体验，露天电影由此连接起不同代际的观众，也重新创造了共同观看、彼此交流的公共空间。

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首开书院，电影《戏台》的展映吸引周边居民前来观影。项目负责人吴超介绍，书院挂牌成为“朝阳公益影厅”后，围绕党建、历史、科技等主题开展公益放映，为周边居民提供常态化文化服务，让电影融入社区生活。

看见新力量与新技术

中国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青年影人的接续传承。

从6年前凭借个人首个电影角色——《少年的你》中的刘北山获得百花奖最佳新人，到凭借《小小的我》中的刘春和摘得百花奖最佳男演员，成为最年轻的金鸡百花“双料男主角”，易烊千玺说，自己热爱演员这份职业，“希望能把这份职业的生命力尽可能拉长”。

越剧演员陈丽君、李云霄首次出演电影便分别提名百花奖最佳新人奖、最佳女配角奖，陈丽君还成功摘得最佳新人奖。“过去20多年，我的舞台一直在越剧戏台上，从来没有想过在30多岁时还能跨界成为电影新人。参演电影的经历让我收获很多，也让我在越剧戏台上的表演更加细腻。”陈丽君说，希望未来在戏剧和影视表演两条路上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在华语青年电影论坛圆桌对话中，《浪浪山小妖怪》导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於水谈到，青年创作要平衡自我表达与大众共鸣，先打磨饱满有趣的核心故事，再在创作中融入自我真实感悟，贴合普通观众的认知与体验，让作品实现与大众的双向情感互通，这也是青年电影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所在。《镖人：风起大漠》、《叶问》系列电影编剧陈大利则认为，AI等新兴技术为创作提供了高效助力，但技术永远无法替代创作者的真诚思考与独特表达，过度依赖工具只会消解创作本心。当下电影市场、观众审美、创作技术迭代速度极快，青年创作者更要向内求索、坚守创作初心。



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

本届百花奖还设立了AIGC推优单元、短剧荣誉单元、未来导演扶持计划系列活动等配套活动，让人们看到关于影像创作的新力量与新技术。

“我们团队成员都是在校本科生”“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本科生”“我是一名喜欢用AI创作的准大四学生”……在由即梦AI联合共建的AIGC推优单元颁奖现场，获奖影片主创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他们用“青年视角+前沿技术”带来新鲜表达。

从黏土动画到国风动漫，从仿真人影片到古代战争影片，在AIGC创作者看来，Seedance2.0大模型的出现，让AI生成画面的准确性以及场景、情绪的连贯性大大增强，他们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实现更佳的效果，甚至可以去尝试学生团队或是小团队原先望而却步的影片类型。

“今天越来越多普通人也开始用AI参与创作，我想这跟百花奖所重视的‘大众’二字是相通的。”AIGC推优单元终审评委、导演唐季礼认为，AI短片还是新事物，也许尚未成熟，但只要创作者愿意继续拍、继续改，这条路的方向就会越走越清楚。

近年来，作为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典型形态，微短剧行业逐渐从流量竞争迈向内容深耕，精品化发展成为行业共识。本届百花奖联合红果短剧平台联合打造“短剧荣誉单元”，15部作品分获5项年度荣誉，这也是百花奖首次将短剧纳入荣誉评价体系。

其中，《冒姓琅琊》《傩戏》《宜嫁宜娶》获“年度人气短剧”，《家里家外》《长路初心》《暗潮涌动》获“年度影响力短剧”，《ENEMY》《行道者之墨狂刀》《盛夏芬德拉》获“年度品质短剧”。从获奖作品看，微短剧题材进一步拓宽，既有贴近现实生活的家庭、情感和社会题材，也有在叙事方式和类型表达上持续探索的新作。活动现场还推介了《食神2026》《将门六姝》《奔头儿》等7部待上线作品。

短剧单元评审嘉宾、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李苒表示，此次评审中，能看到微短剧正在逐步建立更规范的创作标准与更清晰的审美体系，从剧本结构到视听语言，都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

努力创作好电影

2025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518.32亿元，城市院线观影人次为12.38亿，中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93187块，银幕数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但部分创作与大众审美脱节，艺术水准参差不齐，“大制作+群星阵容”频频失灵；国产供给总体下滑，精品内容缺口扩大；年轻观众流失，观影频次下降；投资更趋谨慎，出品规模收缩等问题同样存在。

面对当前的市场，中国电影何往？

“文化是电影的灵魂，产业让电影活下去，文化让电影传下去，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依托电影经济和电影文化的‘双轮驱动’。”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世名认为，振兴电影文化，需彰显电影的文化属性，要告别流量崇拜，回归内容为本；振兴电影文化，核心是推动中国电影的文化建构。“电影需要以深远博大的文化关怀建构时代精神、塑造社会意识、传承文明基因、凝聚民族共识。”

“电影拥有宏观的画卷，也掌握微观的笔触，它擅长以社会缩影的方式表现普通的人、平凡的事。”编剧、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张冀表示，电影既能呈现日常生活中的鲜活细节，又能书写起落沉浮的家国史诗，解码人类生存的共同体验，这也是我们热爱电影的原因。

回到创作本身，什么样的电影算得上是对得起观众的好电影？

在导演黄建新、贾樟柯、董润年看来，“好电影”的标准或许没有统一定论，但思想深度、制作精良无疑是必要的，背后体现的是“创作态度”。

“当年饰演《黑金》中的周朝先时，我曾经写下约10万字人物小传，我用这个方法走进了160多种人生。每个角色，都是被一方水土养出来的；而每一部好电影，都是在为这个时代保存一种文化记忆。”有“千面影帝”之称的演员梁家辉也分享了自己的感悟，他说，电影文化建构，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而是一部部具体的作品、一次次真诚的创作、一个个让观众一起笑、一起流泪的瞬间。电影是一张地图，电影人需共同努力，画出更辽阔的山河，也画出时代的广度与文化的纵深。

在隆福寺和首开书院的展映现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观众对这个问题也给出了相近的答案。在央企工作的刘女士看重银幕与现实的连接，“电影既要打动人心，也要贴近大众，呈现具体时代里普通人的生活与困境”；来自北京171中学的邓同学把“共鸣”放在首位，“好的电影能够让观众沉浸其中，散场后仍愿意反复回想，继续思考故事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影视行业从业者张先生则把标准延伸到时间维度，认为能够被一代代观众接触、喜爱，并获得广泛认可的作品，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生活是作品的根，共鸣是抵达观众的桥，时间则是检验价值的尺度。

发现好电影，寻找新观众，一个行之有效的电影评价体系同样很重要。本届百花奖期间，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发布了“中国电影新评价体系”。该体系从思想性、艺术性、大众性三个维度构建专业评鉴标准，旨在有效弥合优秀电影与观众之间的信息鸿沟，让艺术受尊重、让精品被看见。

“从最初认导演、认明星、认投资，到如今观众更加认可电影本身的质量。导演可以不有名、演员可以是新人、投资可以不是很大，但创作水平要在线，影片故事要打动人心，让观众能够带着回忆与认可走出影院。这也是近年来一些口碑佳作带给整个电影市场的启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君健表示，面向未来，中国电影需要进一步发扬人民性，在创作上与现实的酸甜苦辣密切结合；同时要不断拓展电影的影响，将“看电影”的概念从影院观影延伸为日常场景，让观众可以从电影中获取持久的生活感悟。

百花奖好声音

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集体的荣誉时刻。感谢全国动画同行全力的托举，让动画电影不仅仅在票房上被看到，同时也作为重要的电影艺术形式得到肯定。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盛开在每个观众的心里。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辉煌。

——最佳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方代表、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

感谢全剧组的共同努力，让《惊蛰无声》获得观众的喜爱。中国电影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希望广大创作者们继续努力，不忘初心、坚持真心，拍出好电影回馈给更多观众。中国电影加油！

——优秀影片《惊蛰无声》导演**张艺谋**

一部好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也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好。我以后要努力拍摄更多好电影、塑造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我希望将一句台词送给大家：“人生就好像一程车，重点不是上车的人可以陪你去哪个站，而是你们一起欣赏过哪些风景。”

——最佳女主角**卫诗雅**



卫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

电影从来不只是娱乐。我们新时代的电影人一定要不忘初心，用寸土不让的风骨拍出更好的电影。我爱电影，更爱中国的电影人，也爱中国的电影观众们。

——最佳女配角**萨日娜**

2000年后，随着内地与香港的文化交流越来越紧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签署，越来越多香港电影人来到内地工作，我当然也在其中。很多人问我，这是不是一种“北上”的选择？对我来说，这不是选择，是回归。因为上世纪90年代，我就在内地拍摄了《新龙门客栈》《东邪西毒》等电影。甘肃敦煌的风沙、陕西榆林的红石峡，这些山河记忆早已刻在了我身上。当大好河山碰上电影人的想象力，那种震撼，时至今日仍未褪色。

——演员**梁家辉**

作为创作者来说，自己真正要小心的是过誉，不是批评。批评很刺耳，但它会让你在创作上有反思，不管是说得对还是不对，某一个观点可能击中你的盲区，但是过誉是很可怕的，过誉会葬送你的想象力和未来，所以面对评论的时候，要对好评保持警惕。

——导演、编剧、制片人**贾樟柯**

AI与电影的结合，就像牛奶倒进了水，它是分子和分子的结合，而不是一杯牛奶替代了一杯水，电影剧组中已有诸多岗位开始应用AI，但能够调动观众情绪的创意灵感依旧来自影片主创，电影创作的方向盘目前还握在人的手里。

——《镖人：风起大漠》监制、编剧**俞白眉**

没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就没有如今的我。这段经历也让我对电影有了新的认识。电影的魅力从来不止银幕上的那两个小时。它的背后是凌晨4点的出工通知，是一条戏反复磨几十遍的较真，是几十上百人为了一个镜头的完美一起屏住呼吸、一起欢呼。电影是一群人的热爱、较真和“不辜负”。这些故事、面孔和精神，是构成中国电影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是电影的魅力所在，也是中国电影的文化气质。

——演员**王彦桐**

电影是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一场心灵对话，“诚”便是这个对话的起点。所谓“诚”，是对现实的深入体察，是对人物的切身理解，也是对艺术规律和观众感受的一种尊重。但今天这份“诚”我们还要更深一层，它要向内，回到创作者最初面对摄影机镜头的那份初心。这个“诚”它不是迎合，而是创造，创造让电影成为时代的注脚。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副主任**王丹**

（**徐嘉伟、孟子楠、康嘉木**整理）

版式设计：**康嘉木、徐嘉伟**